





東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明帝

東平王蒼

明帝弟

疏薦吳良

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上書諫獵

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尋聞當遂校  
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  
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注云木性或曲或  
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  
暢茂多有折稿是為不曲直也臣知車駕今出事

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  
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  
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  
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上疏歸職

蒼在朝數年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故上疏曰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  
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  
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



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尚書

災異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

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再上災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鄭衆

字仲師興子越騎司馬

諫遣使匈奴

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欲脅服從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如是南  
單于歸漢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  
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  
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

樊儵

字長魚湖陽  
人燕侯

### 論治廣陵王獄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  
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  
見宣明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耶

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  
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  
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  
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漢章帝

帝彤

字孟達扶風平  
陵人大鴻臚

### 議貢舉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  
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



議彪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閥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疏論選舉遷秩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



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  
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  
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  
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  
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孔僖

字仲和魯人郎中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  
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  
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

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  
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  
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  
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  
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  
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  
猶敢與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  
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東漢書 卷之二十一  
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

疏諫曰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



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  
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  
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  
蒙哀覽帝從而止

馬巖

字威卿馬巖兄  
子御史中丞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  
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  
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

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  
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醮揚州刺  
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  
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  
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  
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  
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  
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  
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  
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灾眚  
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賈逵

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 條奏左氏傳大義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  
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  
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  
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  
傳詒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歆立左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內懷不  
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  
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  
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  
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  
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  
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



東漢路  
八卷之二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鮑昱

字文泉上黨留屯人大尉

### 災眚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 議救關寵

初關寵破北虜圍柳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



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  
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  
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  
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  
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  
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  
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尚書

上䟽理郅壽

壽嘗上書陳竇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復  
因朝會譏刺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  
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䟽理之  
曰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  
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  
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  
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  
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司空

上書請抑馬氏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在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譬猶諭也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僕

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

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

刻著五臧謂銘之於

心也紳謂犬帶垂之三尺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

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府家裁蒙省察

### 上書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

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

不鮮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

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

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

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



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  
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  
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  
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  
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  
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  
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  
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 上書請抑竇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  
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  
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  
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畢謙樂善此誠其  
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  
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  
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



東漢書 卷之二  
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  
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  
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末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所願也

宋意

字伯志南陽人

### 諫寵二王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父叔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

過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



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美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趾而室第相望又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追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

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下疆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先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沒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  
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  
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  
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  
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尚書令

奏除均輸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

陳寵

字昭公沛國浚人尚書

疏除苛政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  
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  
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  
政以刑罰為首徃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為政  
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  
悅子之賦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  
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  
小疵家給人足固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  
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  
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詩云不剛不柔  
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  
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  
以奉天心

奏月令

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  
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  
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

之應芸香草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

一陽文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  
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  
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

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通用周環無窮故曰  
通三統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

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  
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

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鷄鳴爲  
朔十二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

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

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

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灾害自爲

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

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微

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

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奏定法令

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失如之故曰取也

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

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

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

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楊終

字子山成  
邠人郎中

上章帝書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人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

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



東漢書卷之三十一  
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廓然  
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  
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德  
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  
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  
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  
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  
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  
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再上書

前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  
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論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  
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  
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  
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  
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



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子定遠侯

上疏請兵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鉞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



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班固 字孟堅彪子蘭臺令史

說東平王蒼

時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

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淮南子曰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  
之別於目  
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  
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  
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  
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  
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  
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  
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  
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  
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  
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  
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  
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曰華周進闔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涼州從事王雍窮卞嚴之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節文之以術藝  
卞嚴卞莊子也  
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  
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  
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  
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吳之聽少屈威神咨  
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薦謝夷吾疏

代司徒第五倫爲文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治雍熙殷  
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  
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  
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竒偉秀出才兼  
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  
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秘觀變  
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  
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  
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  
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奏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去織婦不與人爭利

深察實為九伯之冠九伯九州也遷守鉅鹿政合時

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

京房之倫史蘇晉太史善筮京房善陰陽占侯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志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

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

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

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

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

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

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司空

駁議輕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

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

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



若開相容恕着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  
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  
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  
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  
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  
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  
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  
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再上疏

臣敏蒙恩時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鮮誠  
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  
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  
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  
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  
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  
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  
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  
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  
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



議天下幸甚

東漢書疏卷之二終



聖